

<<朝着天堂走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朝着天堂走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7001769

10位ISBN编号：7547001769

出版时间：2009-9

出版时间：万卷出版公司

作者：阎连科

页数：223

字数：210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朝着天堂走>>

内容概要

“回家”，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梦，意味着寻找到自己的身份，也意味着情感、大地和生活的真正开始。

但是在“回家”的过程中，却总伴随着失败，这是一种退守。

“家”成了唯一保护自己的地方，是世界上最后一个落脚的地方。

著名作家阎连科在描述这一“回家”的过程中，展现了世界与人的关系，以及它们以何种冲突、何种形式的存在。

张天元在儿子溺死、妻子回城、狗儿黄黄双腿截肢后，发现自己也要回家了，只是他的家是“死亡”。

然而，走向死亡去向天堂的路，又是如何呢？

《朝着天堂走》以极端现实的表达，近乎神话的结尾，让你不得不掩卷沉思、重新投入……

<<朝着天堂走>>

作者简介

阎连科，著名作家，1958年出生于河南嵩县，1978年应征入伍，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政教系，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。

1979年开始写作，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情感欲》、《目光流年》、《坚硬如水》、《受活》、《为人民服务》、《丁庄梦》、《风雅颂》等8部，中、短篇小说集《年月日》、《黄金洞》、《耙耧天歌》、《朝着东南走》等10余部，散文、言论集5部；另有《阎连科文集》12卷。

曾先后获第一、第二届鲁迅文学奖，第三届老舍文学奖和其他国内外文学奖项20余次。

其作品被译为日、韩、越、法、英、德、意大利、荷兰、挪威、以色列、西班牙、塞尔维亚等近20种语言，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。

2004年退出军界，现供职于人民大学文学院，教授、驻校作家。

<<朝着天堂走>>

书籍目录

朝着天堂走 桃园春醒 黑乌鸦 平平淡淡 瑶沟人的梦 乡村死亡报告

<<朝着天堂走>>

章节摘录

朝着天堂走 几年之后，也就是九十年代的最初，娅梅最终还是离开了张家营子，返城回到了省会。

这年冬季的一天夜里，天将亮时，天元在半睡半醒之时，因为从天而降的死之良机，使他反省了他和娅梅被幸福所掩盖的另一面人生，从而毅然决定：一死了之。

这个决定的产生伊始，是因为昨日的村会。

会场设在村头，那时候天寒地冻，会场十分辽阔，抬头能见远处老君庙小学，草庵一样盘腿坐着；白亮亮的伊河，扭扭弯弯绕在山梁下。

村长讲完了话，默在台上，极为茫然地望着村人。

村人也皆被灾难的重量压弯了头去。

男人们大口抽烟，女人们苍白了手脸，娃娃们也不敢有丝毫哭闹。

这时张老师就想，倒不如让我死去算了，不就是死吗，何苦让全村人都来承受这样的灾难。

全村老少把头勾将下去，不消说是因为他们与人世都还有许多牵挂。

可你天元却是比起来轻松许多。

正这样盘算是生好死好，张老师被人伏在耳朵上叫出了会场，躲进村胡同后，人家才告他说，你家的狗黄黄在梁上被汽车轧了。

急忙着穿过胡同，爬上山梁，果然见山梁的路上，摊了一地血渍，殷红殷红地散着腥气。

黄黄在血里倒着，浑身哆嗦，嘴上却极其忍受，没有一声疼叫，只是那双眼，直盯盯地望着通往张家营的土道。

张老师见了这种情景，立刻脸上硬了雪白，抢走几步，将黄黄抱在怀里，忙慌慌朝村中的诊所跑去。

诊所在村中三道胡同，房子是一间旧时的庙房，样子总要塌的，却总也不塌。

大夫是村长的哥，因为冷，也因为他是村长的哥，就没有去开会，门掩着，在屋里烤火。

张老师急急地敲开诊所的门，说五叔，你快些，我家黄黄给汽车轧了。

大夫横在门口，看一眼张老师怀里的黄黄，血在雨一样滴落，说我当又出了人命呢。

是狗呀！

张老师说你给看看吧，大夫说我又不是兽医。

张老师便眼巴巴地求着人家：“五叔，我付钱。”

大夫回到火边坐了一会，长长叹了口气，又起身把一个钢精锅放在火上，从水瓶往锅里倒了小半锅开水，拿一张报纸铺在地上，没有抬头，说进来吧。

张老师才小步进了屋里，把黄黄放在报纸上。

黄黄在报纸上颤抖，弄出一屋子声音。

大夫过来提了一条后腿，又提另一条后腿，轻松得如把两条后腿从黄黄身上拿了下来。

提起时，黄黄的血从后腿一股一股流出，立时地上的报纸就被血水泡了。

大夫说：“杀了吧，别让它受罪。”

张老师说：“好歹它也是一条命哩。”

大夫说：“两条后腿全断了，对不上啦。”

张老师呆着不动，望着黄黄的两条后腿，大夫说杀不杀？

冬天狗肉除寒。

张老师说救它一下吧，哪就忍心杀呢。

大夫就说，你出去一会。

我唤你进来再进来。

张老师迟疑着走出诊所。

大夫将门关了。

他立在胡同，腊月的风在胡同叫唤着刮过，将柴草和鸡毛扔在墙上。

胡同头的村会，依旧死死地默着不散。

已经默过了几个时辰。

<<朝着天堂走>>

青乌色的头顶，有一团黏稠的黄亮，那是太阳在云里寒着。

张老师不知道大夫要干啥儿，他把手袖在袄里，双脚轻轻地跺着取暖，指望能听到从诊所传出一息狗叫。

却是少见的静。

只有大夫的脚步声，在诊所孤零零地响动。

过了许久，张老师想推门看看，那门却哗一声开了，闪出一句话来，说进来吧你。

再一次走进诊所的张老师，惊了一脸愕然，刚入门便呆僵着不动了。

黄黄在纸上死样躺着，两条后腿被村长的哥哥用刀齐关节处割了下来，皮也剥下，扔在黄黄的头边，像两团脏污的血布。

黄黄有一点一滴的哆嗦，弹弹动动，似乎想从地上跳将起来。

可惜哆嗦也是片刻，眨眼就彻底的一动不动了。

大夫在用一张报纸擦手，一片一片的血纸被揉成团儿，扔在墙边。

火上的锅，还未及盖着。

黄黄那两段后腿，仿佛两个极嫩的玉米穗儿，红红艳艳，在锅里咕咕嘟嘟地转动。

开水成了花粉的颜色。

已经有一股香味，在屋里温温暖暖弥漫。

好在，黄黄那两截断桩子似的后腿，果真不再流血，包的两团纱布，如盛开的两朵白棉花，雪白雪白，搁在地上，那两团雪白上，只浸出了两个血点，衬着白纱，红得耀眼，极像雪崖上的两点梅花。

村长的哥哥擦净了手，又把脏纸踢成一堆，慢慢地转过身来，说：“大冷的天，真不如把它杀了。”

张老师问：“截了？”

说：“留着它感染化脓？”

问：“多少钱？”

说：“没打麻药，缝了十针，一针一块。”

张老师很缓很缓走过去，瞟了瞟锅里的黄黄的后腿，油星点点滴滴，在水面浮动，打着漂儿。

大夫拿锅盖将锅盖了，又说不截要感染化脓，和人一样，该截肢的就一定要截。

张老师说五叔，眼下我手头没钱，过几日我给你送来行吗？

大夫抬头瞅瞅张老师的脸，过一阵才说，行吧，你真不值得为它花这冤枉的钱。

张老师抱起了黄黄，觉得它是完全死了，似乎一身冰硬，贴着身子站一会，才隐约觉到，黄黄又有了微略的哆嗦。

走出诊所的门，碰见村会是终于散了。

人们走在腊月里，都走得沉沉重重。

二 村里的灾难，是必须有个人死去。

无论是谁，挺身而出地去死，才可换回张家营风平浪息后的安宁。

张老师似睡非睡地想着生与死的两难。

死，终归不是一件小事，虽然它可以了断一切，然人世上各自的牵涉都千丝万缕，哪能说死就死呢。

就是去镇上赶集，谁也不是说走就脱得开身。

然必须有人去死，却是一定了的。

这灾难很像一种天相，刚还阳光灿烂，转眼就布满阴云，浓乌乌地罩了世界，强迫了人心。

张家营在这天相里，忽然感到了祸的降临，一村人都在心中念道，早知今日，又何必当初！

为了什么呢，也就几亩的黄土。

在张家营和小李村的中间，本是横着一条深沟，祖祖辈辈荒着的土地，忽然间张家营想去垦它，就借着冬闲的时光，集中劳力，在沟腰上垒下一道大堰，以求堰内蓄水养鱼，堰外播种庄稼。

事情似乎是一样东西，比如破旧的竹篮，扔了谁也不会顾盼一眼，若有人去捡，众人才会发现那东西扔得可惜。

小李村即是如此，在张家营将堰快要垒成时候，小李村就来了几十青壮劳力，竖在堰上，说这沟原是小李村的，你张家营为何就来砌堰霸田！

<<朝着天堂走>>

这就打将起来。

.....

<<朝着天堂走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我非常喜欢阎连科的作品，写得很好，有沉痛感，他写作很有感情。

反观有些作家，大概是写多了，故事、文字、情节、语言、技巧、文体都很漂亮，但就是没有感情。

——王安忆 在普遍帮闲化和优孟化的中国当代作家中，阎连科却是一位罕见的例外。

——余杰 他的文字常常被一种强烈的绝望感、苦难意识、生命抗争精神所控制。

面对现实，他下手既凶狠，又严厉，并在一种绝境生存的书写中，毫不掩饰地说出一个作家面对基本世界时那种悲凉而荒谬的感受——这种感受，给许多读者带来了很大的震动。

——谢有顺 真正好的作品是经得住冷落，也经得起炒作的。

一部作品写得好，媒体怎么帮忙都不过分。

但一部作品不好，不是媒体炒作过度，而是它本身经不起炒作。

一个作家的作品要经得起各种折腾。

——阎连科

<<朝着天堂走>>

编辑推荐

《朝着天堂走》作者曾获得第一、第二届鲁迅文学奖，第三届老舍文学奖，第四届〔十月〕文学奖，最新力作《桃园春醒》首次入选作品集。

<<朝着天堂走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